



客家語短篇小說 社會組第一名

像種（四縣腔）

時鐘打了「噹——噹——噹——」三聲，在這打狗毋出門个冬下時，又在星光半夜肚，時鐘个聲音，聽起來也係特別響亮。這係阿發嫂五十五歲生日該央時，佢个婿郎阿賢牯送分佢个生日禮物。阿發嫂心想：敢怕有十年了！這隻鐘仔還係行來恁好，從來毋識壞忒過。阿賢牯講个話毋會差，這係日本「精工舍」原裝進口个時鐘，品質一定較好。

阿發嫂慢慢仔對眠床頂跣起來，在伸手不見五指个間房肚，摸等眠床刀行到眠床頭个扇壁，再摸等壁行到隔壁間个便所。拉下勾帶仔个褲頭，就將膀胱肚滿滿个尿水解放出來，發出嘶——嘶——嘶——个聲音。屙忒尿之後，佢感覺著解放後个輕鬆，然後再過由等壁行到眠床頭。

佢再過睡落去之後就一直睡毋落覺了。日時頭該時，右片个目珠皮還一直在該掣無停，敢係愛發生麼个事情也？想想也無麼个好擔心个，平常時廟項个香油錢年年都有繳，另外還摺全家人繳光明燈个錢，屋下有犯太歲个也另外繳安太歲个錢，從來毋識跌忒過。還有廟項做平安戲个捐獻金，做水尾伯公福个捐獻金，逐擺也「輸人毋輸陣」！佢想神明一定會保佑正著！

毋知經過幾久，佢將將仔愛睡忒該時，迷迷糊糊中有聽著人行路个腳步聲。

「敢係阿玉个腳步聲？」雖然阿發嫂个目珠因為青光眼个關係，兩隻目珠差毋多麼个都看毋清楚，毋過佢个耳公還係盡利，佢聽得出係阿玉个腳步聲。阿玉逐暗晡早早就上床睡目，故所往往朝晨頭三、四點就醒了。佢跣床以後，毋係先量好天光時愛煮飯个米，就係先擇好朝晨頭愛煮个菜，所以阿發嫂也無疑狐著會有麼个事情。

想著阿玉，阿發嫂黏時又精神起來了。

※ ※ ※

阿玉係阿發嫂个細心白仔，一出世就分阿發嫂捕來畜。

十八年前，五月節个下晝頭，這隻日仔阿發嫂永久毋會毋記得，該日阿菊嫂特別跔工來屋下坐寮，摺阿發嫂講：「妳毋係講愛捕一個細妹仔也？這下有一隻機會……」阿發嫂確實有講過想捕細妹仔个話，佢因為自家正降著兩男一女，別人个屋下降八、九隻細人仔也淨淨係，看著別人个屋下恁鬧熱，總感覺自家个屋下忒恬靜。

該央時阿菊嫂係在一間私人个婦產科醫院做護士。有一日，一個細妹仔來這間醫院降細人仔。降了細人以後，就請求阿菊嫂搵手尋人收養——因為厥个男仔朋友變心忒了。佢毋願影響著自家个幸福，高不將正會將降出个細人分別人收養。毋過佢一定愛看過想愛收養細人仔个人，確認收養个人會好好對待自家个骨肉，正會放心將細人仔交分人畜。

第二日阿發嫂就來到醫院見細人个哀仔。初次見面出乎佢个預料，無想著這細阿妹仔係恁呢細隻，年紀還係恁後生，大約正二十零歲个樣仔。一頭短短个頭那毛，一張細細仔个面嘴，看起來盡像係還在學校讀書个高中生。

「一定又係莊下个細妹仔分男仔人騙个劇本！」阿發嫂在心脏想。

「小姐，若个面色看起來還盡白，愛用雞酒來補補啊，身體正好哦！佢天光日就煮分妳食。」阿發嫂看著這隻細妹仔个身體恁單薄，心脏感覺著非常个毋盼得。

「毋使！伯姆。」細妹仔講出个聲音像蚊仔噉共樣恁細聲，若係無認真去聽，還聽毋出佢講麼个，可見身體還係盡虛弱。

「小姐，妳毋使摺佢客氣！毋過，若个屋下人全都毋知若个事也？」阿發嫂體貼个話語黏時就解除兩人个生份。

「佢毋敢分屋下人知，若係吾爸知著个話，腳都會分佢打斷！」佢講等話該央時，目汁水就由目珠眶仔湧等出來。阿發嫂看著佢恁傷心，恁呢孤獨無助，就像係看著自家个妹仔分人欺負个感覺，遽遽就想兜仔話來安慰佢。

「麼儕會無過去？麼儕个過去毋會做差事？」阿發嫂講忒。停一下，親像又想著麼个較重要个話，接等又講：「仰般講這又毋係完全係若个錯。莫想恁多，好好養好身體較要緊！」

第二日，阿發嫂就將自家畜个土雞捉來劗，煮了一鑊个麻油雞酒送到醫院去分佢吃。

做哀仔个感覺著阿發嫂係真正个老實人，就盡放心將佢正降出來个細人仔交分阿發嫂收養。

阿發嫂摺這隻細嬰兒仔安名「阿玉」，表示會像對玉器共樣來惜。事實上，佢乜將阿玉當做親生个妹仔來惜。愛講佢無私心乜係騙人个，佢還係有搨細心白仔个心態。一來佢有甲零闊个田地，假使係有一個細心白仔个話，多多少少可以搨手做事。二來佢个細个俵仔阿祥比阿玉大三歲，將來阿祥大个時節也可以將佢兜「送做堆」。

阿發嫂收養了這隻細人以後，就將這軟摺摺仔个嬰兒仔搨轉去。佢特別去尋出自家个細人仔用過个竹搖籃，先用濕巾仔捽到淨淨俐俐。鋪上禾桿摺草席，再用索仔吊在一支紮紮个竹篙頂，竹篙仔个兩頭再吊到牛嫲梁頂高。拉一下，搖籃就會上下來回在該搖無停，嬰兒仔兩下半就會睡忒。同時佢也買了盡多嬰兒仔个牛奶粉摺紙尿布。阿發嫂係降過幾下胎人个人，佢盡清楚，嬰兒仔个肚屎枵了會噉，尿布濕了會噉，肚屎無鬆爽會噉，身體忒熱也會噉.....。總講一句，照顧嬰兒仔係難毋著佢个事情。

阿玉滿一歲之後，阿發嫂就長透用背帶將細人仔背起來，恁樣佢毋單淨做得照顧著細人仔，又還做得做事。若係揸擔个時節，佢就將背帶放鬆兜仔，細人仔就自自然然落到自家个囊腰仔該位，恁樣擔竿就毋會噉著細人仔个頭那。

年復一年个過去，不知不覺阿玉就三歲了。日時頭佢就會對屋前屋後遊玩。阿發嫂看著細人仔恁乖莊，心肚感著非常个安慰。暗晡頭睡目該時，佢就將阿玉放在自家个眠床頭，講兜仔自家頭擺聽來个古仔分阿玉聽。看著細人仔漸漸睡忒，尤其看著恁白淨个面嘴，佢總會對心肚喊出：「生來還像降佢个哀仔哦！」

阿玉个哀仔將細人仔交分阿發嫂該時有講過：「另擺佢較大个時節，切莫分佢來尋佢。佢無資格做厥个哀仔！佢若係問起親生个爺哀个事情，就講死忒了。」阿發嫂還記得清清楚楚，佢个哀仔講煞，連翻轉頭來看一擺都無，就直直行開了。無留下住址，也無留下電話。

「還狠个心肝！」阿發嫂長透會恁樣想。

阿發嫂長透睡在眠床頂問阿玉：「阿姆有惜妳無？」

阿玉黏時就回嘴：「阿姆最惜阿玉。」

再問：「阿玉以後愛仰般有孝阿姆？」

「阿玉會永遠陪在阿姆個身邊！」阿玉薄薄仔個嘴脣講到清清楚楚。雖然係細人仔個話語，阿發嫂逐擺聽著這兜話也會盡歡喜。佢想起頭擺人講個話一點都毋會錯，「愛帶一個細人到大，愛講三年個蠢話！」

阿發嫂四十五歲該年，有一日忽然之間發現自家有身項了。原來佬著停經了恁呢多年，大約仔毋會再有身項，結果還係有了。人儕看著厥個肚屎一日比一日個大起來，問佢係毋係有身項？佢還會面紅濟炸仔點頭承認，就像係做了麼個見笑個事情樣仔。過了幾個月後，細人降出來了，係細阿妹仔，當家個就摺佢安名「阿滿仔」。

阿玉七歲個時節，阿發嫂就將佢送到莊下該間國民學校讀書。逐日放學轉來以後，阿玉毋係背等阿滿仔在屋面前搞寮，就係到屋後背個草埔仔去掌鵝仔。

一般莊下个細人仔，到學校讀書就像係休閒活動樣，除了有錢人家個細人，無人會盡煞猛在該讀書，主要個原因係轉到屋下就愛做事。輒常，先生指定個家庭作業都毋記得做，直直等到第二日到學校正想起來，阿玉也長透無做作業分先生打手心。雖然無盡認真讀書，佢還係維持在班項個中上程度。

讀了六年，佢摺其他個同學共樣，歡歡喜喜個捧等一張畢業證書轉來，還有鎮民代表發個獎品。阿發嫂看著恁多個獎品，心肚也盡歡喜。毋過自家個俵仔就無讀初中，哪有可能分細心白仔繼續讀書個道理？會笑死人個事情。故所佢就盡嚴肅個語調摺阿玉講：「阿姆無辦法分妳繼續讀中學喔！屋下無錢。」

「阿姆，佢知了」阿玉個心肚也毋識有讀中學個想法。

其實阿玉係讀到小學三年級個時節，正從同學個口中知著自家係細心白仔個身分，佢轉去就問阿發嫂。

阿發嫂就恁樣摺佢講：「本來佢想等妳較大個時節正同你講個，既然妳已經知著了，佢就順續摺你講，妳確實係阿姆捕轉來個……。」其他個事情像厥姆仰般仔降佢，佢仰般仔分人收養個情形，就無摺佢講到恁詳細，驚怕會影響細人仔個心情。

自從知著自家係細心白仔身分開始，阿玉就變到盡恬靜，在佢細細仔

个心靈裡肚乜認識著佢摻別人係無共樣个身分。

阿玉小學畢業之後，阿發嫂正真正个開始教佢一切个手藝，從煮飯、洗衫、餵豬、種菜開始教。到十五、六歲个時節，又教佢滷鹹菜、做覆菜、晒菜舖，寒天个時節正毋會無東西好做菜。過年過節所需要个發版、甜版、菜頭版、菜包、紅版、版圓、棗粿，乜一項一項个教佢做。阿發嫂愛將佢訓練成一個當湛个心白仔，阿玉也盡認真在該學習，幾年下來逐樣菜都曉得做，逐樣版仔也曉得打。毋單淨恁呢定定，佢還對阿發叔該位學著堆稈棚个手藝，細妹人會堆稈棚在莊下係盡罕得个事情，故所莊肚个人儕儕都會阿謔佢「恁慶！」

阿玉十八歲个時，已經生到盡白淨盡靚个細阿妹仔了。莊肚个人全部都知佢係阿發嫂个細心白仔，係愛分阿祥做舖娘个，該兜後生人也都毋敢追求佢。但係外鄉來个後生仔看著佢時，毋係盯等佢看，就係想盡辦法尋機會摻佢講話。阿發嫂看在眼中，心肚開始有兜仔不安起來。因此之故，阿發嫂長透會挑故意指派兜仔屋肚个事分佢做，免得分人拐騙走。

除此之外，阿發嫂也挑工分阿玉日日送點心分阿祥吃。希望透過送點心个接觸，分佢兩儕之間產生男女之間个愛情。有一擺阿發嫂偷偷仔跔等過去看，佢看著阿玉攞等點心籃行到田脣頂，喊了一聲：「阿祥哥，來吃點心！」

「偃知了！放到該位。」阿祥單淨應了一聲，也無多講一句話。過了一下仔，阿祥正對田脣頂擲下來一把个硬骨草，跳到田水溝肚先刮忒兩隻腳頂个田泥，續等正洗兩支手骨，最後兩隻手在身上个衫頂掙一下，正對點心籃肚拿出點心來食。佢兩眼直直看等遠方，連看阿玉一眼都無。

阿玉也行得遠遠个菜園肚摘菜，這兜阿發嫂全部乜看在眼肚。「愛仰結煞正好？這下个後生人仰會變到恁樣仔？佢兜連戀愛都毋會乜？」阿發嫂心肚暗暗在該發急，但也無能為力。有成時佢甚至會想厥个俖仔係毋係有麼个问题，佢敢係對細妹仔無興趣？這乜毋係無可能个事，阿發嫂有聽人講黃屋个阿海牯就係天生驚細妹个。有一擺好事个朋友將佢騙到細妹間去，由在賺食嫵仰般撩弄佢，佢都無麼个反應，大自家正知佢原來係「太監」，希望阿祥牯毋係太監正好。

既然自家个俖仔恁無用，阿發嫂就想對阿玉下兜仔功夫。佢先去布店剪了一身花布料分阿玉做新衫著，又搭人到大城市買外國製个面霜送分阿

玉。阿玉就將面霜退還阿發嫂。阿玉講个也有道理：「 嚟這兜莊下人，哪用得著這兜化妝品？阿姆，還係將這面霜送分別人哪！」

有一日宗親辦喜事，阿發嫂帶等阿玉去搵手。途中阿發嫂總算開嘴問佢想愛問个話：「 在這位旁邊無別人，摺阿姆老實講，妳願意同阿祥結婚無？」佢停一下看阿玉無麼个反應，接等再講出自家个計劃：「 假使妳願意个話，明年就摺妳兩儕成親……」阿發嫂忽然間提起恁大个事情，阿玉个心肚無提防著，毋知愛仰般來回答，只好隨便想一句話來擋：「 有盡多事情佢還言曉得，阿姆！」

「 單單問妳願也毋願意？」阿發嫂還係無滿意佢个回答。

「 全聽阿姆个安排！」阿玉分阿發嫂逼得無辦法，高不將正恁樣仔回答。雖然嘴項恁樣形講，佢个心理上還係言有準備好，想像愛摺阿祥哥做男女之間个事，佢个心理上就會產生一種強烈个反感，甚至有罪責个感覺，因為佢從細就認為阿祥係自家个阿哥。對佢來講，愛一時之間來改變兩儕人个角色，實際上係相當粗殘个事情。

這隻年个熱天非常个熱，禾仔收成以後，畚等又準備等蒔田。阿發嫂在該烈烈个日頭下在田肚做事時，忽然感覺著自家个目珠腫起來，看東西也毋清楚，佢遽遽就到街項去看眼科醫生，醫生講係青光眼，開了一種藥水分佢點目珠，兩隻目珠正無青瞑忒，但係佢个視力也低到看麼个東西都毋清毋楚了。

※ ※ ※

夏去秋來，兩下半尾冬也已經收成，一年將將仔就會過忒。有一日臨暗仔个時節，阿發嫂發現有幾個阿兵哥來到禾埕，架起小鼓、手風琴、吉他等樂器。一問之下，正知係當家个已經答應分佢兜來這搭練習，因為佢兜部隊有康樂比賽。佢兜出來練習个目的，就係毋分別个隊知佢兜表演个內容。

對該日開始，逐日暗晡頭个時節，佢兜都會來練習。附近人家个男仔人摺細人仔就拿凳頭圍等看佢兜表演。佢兜除了有獨唱歌曲外，還有男女對唱个表演。有一個安到「 泥鰍」个阿兵哥，生來較清秀，就打扮做細妹仔；另外一個安到「 阿貴」个，生來較緣投，就做細倅仔。佢兜隨等音樂一片跳舞，一片唱歌，節拍當清楚，表演个人也當認真，看表演个人續不知不覺畚等打起拍仔來，阿玉毋敢出去看，就企在屋肚个窗門脣往外看，

眼神中充滿歡喜个表情。

佢兜唱个歌仔安到「沙城情歌」，係用國語唱个歌仔。樂器響起，空氣中黏邊就充滿鬧熱个音符，手風琴軟軟个聲調，如同細妹仔个細語；吉他低沉个聲調，就像係少男喉嚨頭發出个誓語。跔等音樂个拍仔，阿貴先唱：「在沙城，好風光，好山又好水，每個男人都健壯呀！就像那圍繞的高山欸！高高的鼻樑、厚厚的胸膛，別的地方沒得比呀！唉呀咿呀喂！呀咿呀咿呀喂！」

泥鰍接等唱：「在沙城，好風光，好山又好水，每個姑娘都標緻呀！就像那山谷的蘭花欸！大大的眼睛、細細的腰部，別的地方沒得比呀，唉呀咿呀喂！呀咿呀咿呀喂！」

續下來兩儕共下唱：「東村的少年郎呀，愛上了欸！愛上了欸！西村的姑娘啲……」

過一下仔，阿玉就行入去自家个房間休息。

禮拜日个時節，這兜阿兵哥就買兜仔魚魚肉肉膠青菜，借阿發嫂个灶下煮兜仔好食个菜來慰勞自家。阿玉本來就係逐日在灶下做事个，佢兜毋曉得煮个菜，自自然然就來問阿玉，漸漸仔阿玉摻佢兜也就熟絡起來。尤其係該隻安到阿貴个，佢愛煮麼个菜都會先去問過阿玉，有時節阿玉將就就摻佢兜煮。

阿發嫂看在眼肚，心肚總係有兜仔無歡喜，但係佢無講出來。佢想兩個月當遠就會過去，等到阿兵哥走忒就無事了。

※ ※ ※

有一隻禮拜日个下晝頭，阿玉在大陂塘脣洗衫褲，佢兜阿兵哥就在大陂塘个另外一片析釣魚仔。當阿玉看著一領衫溜到陂塘肚，在陂塘肚浮浮胖胖，而且越浮越遠時，佢黏時就拉起裙仔，行入陂塘肚去拈該領衫。雖然佢異小心一步一步仔行，無想著陂塘肚个石頭生了滑滑个溜苔，佢一下無企穩，嘎歸隻人跌落陂塘肚。因為堵堵落過大兩個關係，陂塘肚个水當滄。阿玉毋會泅水，本能个兩隻手在該亂抓，人嘎漸漸仔沒到水肚。佢感覺食著當多个陂塘水，隨後佢親像係摸著陂塘底个天泥，也鼻著一陣濃烈个魚仔个臭腥味，佢想這擺可能會分水浸死了……。當佢漸漸仔就會毋知人事該時，忽然之間一隻健壯个手拉著佢个手，接等佢个囊腰仔也分另外一隻手托起來。佢就全身潦潦仔分阿貴捕起來，捕到陂塘脣个草坪仔正放

下來。佢接等嘔出來幾口陂塘水以後，正發現著自家个衫溼溼溶溶仔貼等自家个身體。全身像係著等玻璃做个衫褲，連底衫仔都看得著，佢想這兜一定全部分被阿貴看著了。想著這兜佢个面色黏時就紅起來，佢異畏羞个企起來，摺阿貴講一聲：「承蒙！」就遽遽走轉屋家去換衫。

又過了一駁仔个暗晡頭，當阿兵哥當認真在該練唱時，阿玉忽然間慌慌張張對屋肚走等出來，佢講佢个腳骨分蛇哥仔咬著。問佢係麼个蛇哥？阿玉講係一截白一截烏个蛇哥仔，大自家同時喊出來「遮仔節！」阿貴聽著黏時就用細索仔摺阿玉个腳骨縲，然後用機車載等阿玉去醫院掛急診。阿玉坐在阿貴个後背，面向等男仔人高高个背囊，加上機車急速行進時身體个碰來碰去，佢个心跳黏時變遽，全身也忽然熱起來，熱到完隻面都燒燒仔，這係佢毋識有過个經驗。雖然小學五年級該央時，佢分先生指派摺一個男同學做人工呼吸个示範時，曾經拉過男同學个手骨。該央時單淨感覺男仔人个手骨當硬，親像係拉等鐵條个樣仔，毋會有這種發熱个感覺。佢想：「係毋係人長大以後，身體个感覺也會改變？」

風在佢个兩隻耳公脣快速吹過，佢不得不佷憑等面前个背囊……。這件事情發生以後，阿玉長透會無緣無故在該發琢愕，毋單淨恁樣，阿玉還長透會啟大氣，明眼个人一看就知阿玉有心事了。

※ ※ ※

時序既經進入寒冬，阿兵哥也已經結束演練了，阿發嫂一家人早就回復往日个生活，阿祥還係逐日擎等鑿頭到田項去做事，阿玉就負責煮飯、洗衫褲、餵豬个事情。阿發嫂除了內內外外打理外，也輒常到廟項去拜神。當家个有閒个時節就哺等厥个竹煙筒，但係阿發嫂還係毋安，因為阿貴一有放假就會來寮，摺阿玉有講有笑……。

看等自家辛辛苦苦畜大个細心白，將將仔會分人拐走，阿發嫂在一隻禮拜日就當面摺阿貴講：「你兜來屋下練習康樂表演个事情也已經結束了，佢兜愛做事正有飯食，希望你以後毋好再來佢兜屋下！」阿貴係南部个學老人，目珠盯到大大隻，佢聽毋識阿發嫂个真正意思，一再用學老腔个國語講：「我袂妨礙恁做稽！希望莫阻止我來恁兜。」為了毋分阿玉為難，自從阿發嫂講過之後，阿貴就盡少來了。但係一封一封表達愛慕个信件，間日就寄一封分阿玉。

本來阿玉對阿貴這隻人並無麼个特別个感情，單淨感覺佢係盡熱心个

人定定，這種性格堵堵好膠阿祥哥相反。阿祥哥透日恬恬仔毋講話，故所莊肚長透有人會笑佢係「暮固狗」仔，佢乜共樣恬恬仔分人笑，從來毋識看著佢發譴過。本來阿玉一路裡來就有打算愛聽阿姆个話，明年膠阿祥哥結婚个，再仰般講阿姆有該比山高、比海深个養育之恩。但係自從認識阿貴以後，厥平靜个心湖嘎升起巨大个浪潮。尤其對陂塘肚膠佢救起來該擺開始，阿貴个見義勇為个性格已經打動了阿玉个心。再經過佢分毒蛇咬著該擺，阿貴个學識同體貼更加將阿玉个完隻心轉向佢這片析了，這就係阿玉長透會發琢愕膠故大氣个原因。

※ ※ ※

「壞忒了！壞忒了！阿玉跣人走了！」一大早阿滿仔就在客廳大聲在該嘶。原來阿滿仔炕床該時發現客廳个門單淨掩等定定，門門仔無門。起先還恠著係有賊來偷東西，再到阿玉房間一看，空無一人，被骨折到好好，但係衫櫥肚个衫褲已經一領都無伸，阿玉平常時出外著該雙鞋也無在了。阿滿仔有兜仔遺傳著厥姆个性格，疑狐心當重，長透會注意阿玉个行踏，看著恁樣个情形佢黏邊就知發生了麼个事情了。

該下晝客廳肚坐滿了陳家个家屬同親戚，這兜人都係阿發叔通知來商量事情个。阿發叔坐在上位左手析个交椅肚，佢先將菸絲放入厥个煙斗裡肚，用手指揸一下，然後用打火機點著菸絲，嘔了兩口仔菸之後，佢就憤憤不平講：「佢自家目珠青暝，好心著雷打，好心分阿貴佢兜來屋下，無想著佢嘎勾挽阿玉，分佢好寒心啊！」

上位个右手析坐个係阿潭叔，佢係阿發叔个老弟，人生來瘦瘦仔，後生个時節在臺北个商行做過頭路，見多識廣，大自家都希望佢會提供好个計謀將阿玉尋轉來。佢講：「大家先毋好自責，這下人尋轉來最要緊，佢看恁樣仔好了，佢兜先在報紙項登一隻警告啟事，限期阿貴將阿玉送轉來，無就採取法律途徑。」

阿發叔个婿郎阿賢牯係鎮民代表，坐在阿發叔个下析，佢接等講：「這下哪有人看報紙？佢看登一隻警告啟事係無採工个事情，佢想直接去部隊尋阿貴交出人來較遽。」

阿發叔个大俵仔阿輝仔，佢係佇附近个鋼管工廠做事，佢黏時就贊成阿賢牯个意見；「著！就恁樣辦。佢這兜就去部隊尋阿貴个部隊尋人，就講阿貴拐騙良家婦女。」

阿祥坐在客廳个門口，佢連一句話也無講，佢一向都當無用，佢毋知愛仰般做正著。一路裡來佢就將阿玉看做老妹，阿玉愛嫁分別儕人，若係對象係老實人，佢毋會有意見。故所阿潭叔問厥个意思係仰般？阿祥就講：「無意見！」客廳肚該兜人就罵佢恁無用，難怪阿玉會跣人走忒。

阿發叔再過嘍了一口菸又開嘴：「像種！有恁樣个哀仔正會降著恁樣个妹仔。一定愛摻佢尋轉來，好好摻佢教訓正……」這句話還言有講煞，阿發嫂黏時就發火制止阿發叔講下去。

「你摻佢恬恬！」佢一直企在巷路聽大自家个發言，聽著「像種」這句話時，就像係分電掣著共樣，黏時就謹到當毋著。「麼儕也不准去！佢也為這隻家付出恁呢多年了，莫再為難佢！」阿發嫂會恁呢火起出來阻擋，讓在座个男仔人大感意外，個個黏邊就恬靜下來。大自家無結無煞，你看佢，佢看你，毋知愛仰般來收尾。

接等阿發嫂又加一句話：「你兜愛知佢已經滿十八歲了，佢有自主權！」

阿發嫂做麼个會恁呢發謹，這兜後生个哪會知呢？只有佢自家摻阿發叔正心知肚明。

※ ※ ※

在五十零年前，阿發嫂係新埔山肚魏姓人家个細心白仔。做細妹時節个名安到阿珍妹。魏屋在該山排項種十過甲个柑仔摻茶樹。阿珍妹十九歲該年就摻阿材哥「送做堆」了，還降著一個俵仔「春生牯」。但係老公係單丁子，盡無像勢，透日就總係知花天酒地，屋下个大細事情全部擲分阿珍妹，阿珍妹仰般勸話佢都毋聽。該時阿發叔係厥个長工，本名陳長發，生著一身結結實實个肌肉，還又盡會體貼人个重輕，長透摻阿珍妹搵手。佢兩儕人日日在山項共下做事，漸漸仔就產生感情。也係在一隻當寒个冬下時，佢摻陳長發嘎私奔了。囡到後山當長一段時間，直直到聽講阿材因為食忒多酒得著肝病死忒以後，佢兜正敢轉到本莊，購一垵田地過日仔。背尾因為政府推行「耕者有其田」政策，佢兜就得著這垵田地。阿發嫂个內心裡肚，雖然經過了恁多年，佢對魏屋還係留等深深个歉意。這幾年以來，佢就用贖罪个心情恬恬仔關心起摻前夫所降个俵仔——春生牯。若係屋下有請人客个時節，一定會請春生牯過來坐寮。當阿發叔講出「像種」這種話語時，堵好刺著佢內心深處个痛處，這就係佢會恁呢火起，阻擋這

件事繼續講下去个原因。

其實阿發叔講个「像種」係指像阿玉个親生哀仔，毋係指阿發嫂，但係阿發嫂聽起來，佢般都係講佢自家个感覺。

阿發嫂慢慢仔行入房間肚，佢个心肚重複在該喊：「佢該央時莫長透對佢拳打腳踢，佢仰般乜毋會離開阿材！」一路裡來莊肚老一輩个人，總認為佢係無守婦道，跔人走个婦人家.....，對厥个背項指指點點。好在老一輩个人漸漸仔凋零忒了，有關厥个故事乜漸漸仔分人淡忘忒了。如今聽著大自家對阿玉無情个批評，就像自家既經收口个傷口又分人扯開共樣，五十零年來个委屈，通棚都經由目汁無停个在該洩等出來，佢感覺兩隻目珠越來越矇了。

作者感言



林彰揚

逐擺，轉到莊下个老屋，摺叔公阿伯也係叔婆伯姆講話該時，免不了愛用客話正有辦法摺佢這兜溝通，最輒常談論个話題係年冬收成个情形，有成時乜會談論到哪家鄰舍發生个事情，不管摺佢這兜講麼个事情，聽著鄉音鄉語就當有味緒同親切个感覺。

用客語來寫客家莊个故事係近年來个興趣，因為每一張淳厚个面容背項都有佢自家動人个故事，可能係風神个事跡，也有可能係委屈个秘密.....文中阿發嫂个秘密，因為細心白仔跔人走个事件，又將厥个痊癒个傷口再過扯開，佢臨尾用寬容个態度來化解，其實乜係對自家拋夫棄子个救贖。下筆固然艱辛，修改更係費神，每每有「恨鐵不成鋼」个感覺。獲知幸運得獎，久久毋敢相信，確實係繼續寫下去最大个鼓勵。感謝教育部舉辦閩客語文學獎个活動，感謝評審个肯定。